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荀悅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空在雲陽已也晦日有蝕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為吏深刻為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為不

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躅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貲累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爲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苦韓國之小水土也

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爲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爲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

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兮生稻糧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

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

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呪咀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宫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爲敬肅

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已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爲直指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没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爲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冤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爲太子所誅因言官中有巫蠱氣上令

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
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宫云得桐木人太子少
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
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
扶蘇邪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
令客爲使者收補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
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
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
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矣胡巫於上林中
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
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徙發

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
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
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
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盆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
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
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
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
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
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
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

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
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羣
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
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
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
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
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
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
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
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
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

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
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
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
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
心慰意無患太子之罪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
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
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主人家貧織屨
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
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戶開新安令
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鬪死皇孫二人皆遇害

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
抱侯張富昌爲蹋赬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
寃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
可赦天子之子過悞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
靈臣使公覺朕也公當遂爲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爲
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湖加兵於
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
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爲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
子偃爲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
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

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
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峻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
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釐下獄腰斬屈釐者
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釐辭曰願君早請昌邑
王爲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釐許諾屈釐女
爲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
聞其言而惡之後屈釐妻坐爲巫蠱呪咀屈釐腰斬
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
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

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
陽宮南墮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爲石其色黑
如礬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
祖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
臚田千秋爲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
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是時天子疲於兵革上亦悔
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
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
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
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
田所就畜積爲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爲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
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與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
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
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
星氣大卜著龜皆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
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
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
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
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
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爲富民侯

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
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乃表河
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
南羗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漢北而漠南無王庭
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
強盛故能積羣貨覩犀象璫瑁則開捷爲朱崖七郡
感茹醬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
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具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璣瑜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
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

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黻
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碣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
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
於用度不足以權酒沽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舩
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
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隴堆遠則葱
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
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絕內外也書曰西戎即序

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尤遠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爲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爲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敦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

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闕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剋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闕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斤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

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
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
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
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
王髆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
殺侍中僕射馬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
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
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
減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
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卧廬中何

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
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內
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
內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
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捽投何
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往往踊
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
行幸齋屋五祚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
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
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爲嗣少子弗陵者鉤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竒女子氣上使召之旣至兩手皆捲上自捫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爲捲夫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姪身十四月而生子土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爲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

曼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荀悅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陽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諱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巳亥上耕于鈞

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
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
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
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
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
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
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
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
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
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侍中僕射莽阿羅重合候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
爲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
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
之切讓王莽莽醜殺忽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
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
多今年蚕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弄毋令民出今年
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
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桀當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
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
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
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
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
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
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
何憂不封侯乎外人熹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

安女入爲婕妤奸女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以后
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
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
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
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有男子
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使公卿中二千石
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

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
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
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各方遂居湖以下筮
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
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祿
者皆識知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
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
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
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樂鄉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
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
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權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
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
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
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
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
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
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
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
刎絕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

殺虞常等召武比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
衛律以劔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劔擬武武不動律曰
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
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
律曰汝爲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爲兄弟
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
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
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戈獵海上

見武能結網紡繳擊冶弓弩於靛王愛之陰給衣食
賜武馬畜三歲餘於靛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
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
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
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
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
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
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
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己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
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

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駑怯漢旦貫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推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權酷官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爲金城郡鉤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鉤町王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

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兄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邸羽林道上稱驚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及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

將軍之廣明都肄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爲帝燕王與驃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御釜六十枚置

殿門前烏鵲自鬪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
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
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
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司農楊敞
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
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
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
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
異姓謀害杜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酌見高
祖之廟乎且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

人詔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諡曰刺王赦燕吏民杜
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爲
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爲烏鵲鬪燕王
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戊時烏鵲鬪於野而白
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鬪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
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冗陽舉兵於外大
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
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
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
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
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

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杜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睦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

在孟坐謨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弘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躡仰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

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賞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爲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爲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爲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俠漢西行本志以爲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身禍無時大臣

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

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嗣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與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闈內戲笑殿中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徘徊歌舞乘法駕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暘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爲賀師治事使者

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爲無書亦得減死爲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搏銜馳騁不止口捲於叱咤手勤於轡箠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露晝則犯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爆灸冬則爲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廈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鑣

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每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寒暑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是爲孝宣帝

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王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尅己怨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

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
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情過於義
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
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
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
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
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
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
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爲人而後已利焉治
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
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

蹈哀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爲善之至
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
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
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
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
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
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
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
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
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
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

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
直諫遏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
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
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
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
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
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管蔡四國
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
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
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
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
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議鹽鐵罷擢沽尊號爲昭不亦宜乎

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荀悅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
 酈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
 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
 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
 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
 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
 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
 吉私給衣食占視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
 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為

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爲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瀆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年老短小兩吏扶下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之曰以爲天子師宜爲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受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求微時故劍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爲皇后父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爲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風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議謚且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

也陛下爲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闔臣愚以爲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此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姊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姊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父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戶追尊外祖父母乃始爲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刺王太子建爲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

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憂懣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雋異之德此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繼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殺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抑則鍛鍊而周密內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爲獄誓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爲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僦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

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悻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

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爲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爲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揚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前上欲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爲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少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諮光因曰旣已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

廣明爲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
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
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
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
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爲聘禮
漢爲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爲宮室
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
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
女解愁爲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
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
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嫪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

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
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得
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罷
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
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
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餓死者十三
匈奴大困諸國霸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
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
丞相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

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
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
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墮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
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
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
以師爲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
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
之讒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
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
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
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

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
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
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
未死燒兩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
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
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
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爲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
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
十餘婢傳歌遊戲望卿母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
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
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九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文本志云
太白爲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
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藉未盡而罪絕者復屬
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
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
爲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
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
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
湊各一具椁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溫明秘器皆
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

車步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
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爲左將軍復使
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
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
赦天下霍光旣薨光夫人顯改先生時所造坐制而
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學愚盛
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
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
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
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
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爲王邪後教皇后鵠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踣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

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賞錫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徒有治理之効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

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爲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爲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爲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

子者夫得任子弟爲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媯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

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
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
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
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
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
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
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
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
舉賢良以爲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
廢矣對奏拜望之爲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
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

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
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
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閣
光令吏勿持旣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
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令士見者皆露索
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
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爲郎署
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
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
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

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
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
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
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
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
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
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爲知禮今朝
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
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
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寬計也上善
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鞍車駟馬薨

於家子弘爲太常丞賢以弘當爲嗣太常職當陵廟
煩劇多過勅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
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
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
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爲後玄成聞當嗣
即佯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爲河
南太守弘爲大都尉遷爲東海太守後玄成爲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爲
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爲詩自責曰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爲忍愧寄之我顏孰將遐狂

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
誰謂華高跋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
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由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
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爲丞
相太子太傅邴吉爲御史大夫少傅東海踈廣字仲
翁爲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傅以太子尚
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
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
廣兄子受爲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

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
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每朝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
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還
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
人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
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
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
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爲亂

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前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